

花蓮縣吉安水圳開發與客家聚落發展關係研究

論文精要

張震鐘 撰

花蓮縣吉安鄉，日治時期稱做吉野村。是臺灣後山農業發展的桃花源，全臺灣最重要的農業基地之一。早在日治時期即已經有計畫的農業墾拓發展，讓這片具備好山好水的原野種出知名的「吉野一號」稻米，進貢當時統治者的日本皇室。見證此地的農墾發展的偉大成就，支撐這項重要成果的主因就在早期的灌溉水圳的開發，引入花蓮木瓜溪的河水，將一片綠野墾殖成爲良田。此項農墾發展形成大量的農業移民進駐，來自臺灣西部桃竹苗一帶的客家族群逐漸遷移入這個區域，形成幾個集中的客家聚落，結合鄰近的閩南移民與來自日本的農墾移民，共同在這個農業平原墾拓發展。光復後，在前人建設基礎下，農田水利會也在後續歷年的築圳擴展，形成更完備的水利網絡。本研究的調查工作即在追尋這些水圳的開發歷程，如何影響這些移民聚落的形成，探索過去逐漸爲世人遺忘的東部移民發展史。本文分別討論了吉安水圳開發前的聚落型態、水圳的開闢歷程、水圳開發對聚落的發展影響、水圳與聚落的永續發展關係、水圳形塑的聚落常民文化等幾項主題，提出聚落社群發展狀況、實質環境、產業型態、水文情況、開發歷程、水圳生態環境保護、風貌景觀維護與未來性發展等課題。

關鍵字：吉安鄉、吉野村、移民、水圳、聚落

一、吉安水圳開發前的聚落型態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 1898 年設立臺灣臨時土地調查局，著手各種全臺調查工作，奠定爾後的發展基礎。在土地調查的同時並對各廳縣進行埤圳調查，瞭解統治前的水利大致狀況，總督府一面著手舊埤圳的調查，一方面以律令發佈「臺灣公共埤圳規則」，排除以往埤圳屬於私有產業的認定，明文規定各埤圳法令規約，經行政官廳之認可確定爲法人組織，申請組合組織負責管理公共埤圳事務。爲了公共埤圳營運的順逐，得依臺灣國稅徵收規則規定，依法徵收水租及工程費用。其後將廳下所有埤圳聯合處理、統一經營，以期助長農業經濟之發達。¹

¹ 陳鴻圖，〈嘉南大圳研究(1901-1993)—水利、組織與環境的互動過程〉政大歷史所博論，2001，p67-68。

日治時期吉野移民村的設置必須要有相當完備的基礎設施建設，住民農業生產條件最為重要的需求即是充足的灌溉水源，吉野圳的開鑿就是在總督府的埤圳法令規約下組織水圳的組合會，施行整個吉野圳的開闢工事，帶來實行農業移民的有利的基礎條件。

早在清代出現的由福建後補同知李聯琨繪呈的《1880 年代臺灣前後山全圖》裡，在木瓜溪處繪有一條水圳的設施，清清楚楚地寫註記「埤」字，可見在此吉安地區於日治時期發展移民村農業的水圳關築之前，已經有引自然溪流築圳灌溉的措施，依據臺灣總督府臨時土地調查局調查全臺的埤圳記錄，有台東地區的調查結果報告，卻未發現花蓮地區的成果報告，無法明瞭清代時期吉安一帶的農業水利狀況，但依據歷史文獻記載，應不是流域規模龐大的埤圳設施，且多為民間私人關築經營的水利設施。

吉安此地最早聚居的族群為七腳川社，日明治四十一年(1908)發生七腳川社與日人嚴重的衝突，該社聚落為日軍隊所摧毀，七腳川社族群亦被強迫分散到其他部落，瓦解其社群的反抗能力，即是史稱的「七腳川事件」，七腳川社舊居地就在現今吉安鄉的吉安村、慶豐村、福興村到西邊山腳下這一帶的平原地區，遷移後的原七腳川社地受到摧殘而荒廢。隨著七腳川社聚落被毀滅，以及該社族人被迫遷移各處，此地原七腳川社一帶的原野土地，即被收編為日方官有地，使日人對臺殖民政策當中，計畫農業移植計畫得以施行，此也是吉安鄉有日人「官營移民」開墾事蹟的起點。1910 年總督府成立花蓮港廳蓮鄉荳蘭移民指導所，從日本德島移入第一批農民 9 戶 20 人於七腳川，後又陸續移入 52 戶 275 人，形成臺灣第一個官營移民村，此即為吉野村的前身。

二、吉安水圳的開闢歷程

當時總督府有計畫地引入日本農業移民到此地開墾，為了能夠有更多的水源灌溉農地，調查此地的可利用水系建立灌溉水利設施，為此開闢了吉野圳引從木瓜溪流經中央山脈臨平地山腳下的位置取水，築圳道流經吉野移民村的農耕地。現今的吉安圳在日治時期初闢時稱為吉野圳，於日明治四十四年(1901)規劃，翌年(1902)4 月 26 日開工，並於日大正二年(1913)元月底完成，吉安圳引木瓜溪為水源，初建時以移民村(現今慶豐村、福興村、永興村)附近農田為灌溉標的。在現有初英發電廠之木瓜溪北岸設置進水口，下設幹渠 7,694 公尺，支線 4,272 公尺，灌溉面積約 985 甲(955 公頃)。吉野圳包括吉野圳及宮前圳兩大灌溉體系，其性質屬於官設埤圳，興建經費全由總督府補助。宮前圳較吉野圳早完工，其水源從吉野村北方的七腳川、加禮宛山間，引沙婆碇溪上游河水自北導入宮前聚落，分成 8 條支線，灌溉吉野排水道以北約四百甲的耕地，宮前圳的水質相當清澈。吉野排水道從宮前聚落之北朝東流，是吉野村主要的排水道，平時水量稀少，但遇大雨驟至，則水勢猛烈，排水道提防往往決堤造成災害。

吉野圳初期工程完成後，發現進水設置地點不佳，且該河段流域多變化，沖淤不定，攔水設施必被沖毀，旱災情況不斷，耗費又多。另外，墾田一再擴大，要求擴張灌溉區之聲四起，乃於日昭和五年(1930)12月，著手「吉安圳改修事業」之計畫，除改善進水設施外，並擴大灌溉範圍。改修工程分三年進行，內容主要包含改建進水口、導水口及延建支、分線兩項，以及一些舊圳路之改善等，新建進水口於舊有進水口上游約 3.5 公里之銅門、榕樹吊橋上游，進水量每秒約 11.78 立方公尺。取水口下設沉砂池及排水門 1 座，溪暗渠 1 座，隧道 4 座，共長 867.2 間（1576.6 公尺），²跌水工 22 座，其中第二座跌水工落差達 19.6 公尺，1941 年總督府利用此落差興建初音發電廠。³另開渠導水路總長 3497.4 公尺，接入舊有幹渠。同時，改善草分支線，延建支線 253.52 公尺，延建分線二段計 182.34 公尺，計可增加灌溉面積 182 甲(176 公頃)；另延建及山手支線之新建 4442.28 公尺，增加面積約計 291 公頃。吉野圳改修工程完成後，灌溉面積由原來的 550 甲增加到 1.150 甲。⁴

吉野圳改修工程帶來幾個特點：⁵一是工程技術的改進，由於木瓜溪砂礫含量極高，攔水堰容易被沖毀，最初的臨時攔水堰就經常被沖毀，⁶導致圳路經常無水供應，1930 年的改修工程已增建沉澱池及餘水吐，且以鋼筋混凝土建造，不但能改善水質含砂量高的問題，且減少攔水堰被沖毀的頻率。⁷二是更能運用地形落差因勢利導灌溉水，取水口往上游推進 3.5 公里，不但水源較充足，且水流的高度落差後來被用來發電。三是改修工程最終的目的還是改善吉野村的農耕環境及移民經濟問題，在吉野圳改修工程以前，吉野村農作物的收入平均每一戶是 474 圓，⁸改修工程後，農作物的收入每一戶提升到 1,334 圓。⁹吉安鄉就在水利設施引入這片平原地區灌溉農田後，人口陸續逐年增加，到此墾殖發展而落地生根成為吉野村民。日治以後經過歷年的開墾，成為臺灣東部移民政策推展的實績，開始修築建設完備的圳路措施，訂定用水規則，陸續建設移民村的交通設施、學校教育、信仰宗教、政府機關等，整個移民村的社會組織與生活配備已經建構完整。

台灣光復後，將各地水利組合改組為農田水利協會，花蓮地區於民國三十七年三月改組為花蓮、鳳林、玉里水利委員會。主要河川與吉安鄉農業灌溉息息相關者為花蓮溪水系的木瓜溪，也是日治時期開闢吉野圳之後，一直沿用到現今

² 錦織虎吉，《吉野圳改修事業概要》，p34-52

³ 臺灣省農田水利會聯合會，《農田水利會圳路史（二）》，1998，p276。

⁴ 錦織虎吉，《吉野圳改修事業概要》，p52

⁵ 陳鴻圖，2002，〈官營移民村與東臺灣的水利開發(1909-1946)〉《東臺灣研究》，p153-154。

⁶ 施鈺著，楊緒賢訂，〈臺灣別錄〉《臺灣文獻》28：2，1977年6月，p134。公共碑圳嘉南大圳組合，《臺灣嘉南大圳組合事業概要》，1939，p5-10。

⁷ 錦織虎吉，《吉野圳改修事業概要》，p14-15。

⁸ 臺灣時報，〈臺灣東部移民成績〉《臺灣時報》33號，1912年。

⁹ 錦織虎吉，《吉野圳改修事業概要》，p51

的主要灌溉河川。其上游為名清水溪，除了做為灌溉水源外，亦深具有水力發電的功效，其水圳取水口即在初音發電廠旁，溪流往上游鄰近不遠則為臺電公司的銅門發電廠。溯溪水岸旁往上游則是日治時期修建的橫斷公路，沿著溪水而築，可到上游的龍澗發電廠。此為東部非常重要的總發電廠所在。光復後幾次的水圳修築，現今已將水圳的引水入口處深入到龍澗發電廠處，以長幹管的水道沿著溪岸鑿洞接管連到初音發電廠於集水場處，在分支水圳分道至整個吉安鄉水圳系統。所以，長久以來，吉安圳取水源於木瓜溪引用台灣電力公司初英水力發電廠尾水供農田灌溉，流經整個吉安鄉農地灌溉。

三、吉安水圳開發對聚落的發展影響

在調查期間從地方耆老的訪談得知吉安地區族群之間的互動關係。基本上這片因為水圳開發後，才得以支撐逐漸開闢的良田灌溉水源需求，最早日治政府強迫遷移七腳川社群後進行土地計畫性開墾，並且招募西部閩客民族到此幫傭開墾，閩客族人在此與日人間生產共謀生計，雖然將幫傭的漢人隔離居住在吉野村住家聚居地以外，但彼此間相處互動關係良好。現今吉安鄉是花蓮縣客家籍人口最多的鄉鎮，客家族群約佔全鄉人口三成之多，客家移民依照移入年代可分為清代的客家移民、日治時期的移民，以及民國 70 年（1981）之後的新移民三個階段。日治初期為了發展移民與農業，從西部招募許多農業工人，應付各類產業發展所需要的人力，並吸引了不少的福佬與客籍移民進駐，其中的客籍移民多數來自桃竹苗一帶，少部分來自雲林縣。當時來到吉安的臺籍移民，因為無法進入日本人的「吉野移民村」，只好臨著移民村外圍居住，¹⁰等到日人離開後才進入村內居住。客籍移民移入移民村後，多數集中在稻香、永興村，並以農業耕作為主。長久以來，吉安以農業為主要的產業型態，近幾年有一些小型工廠開設，並無大型的工商產業進駐，所以長時間維持人口穩定的狀態。僅有在慶豐一帶，以原本日治時期的家屋土地單元改建為新的社區，帶動一些新住民到此地落腳，有許多是退休公教人員，到此地購屋過著享受吉安田園綠野的退休生活。

水圳的開發建構良好的農作需求水源，日治時期始建的吉安圳使用到今天，也經過歷年數次的修築，使吉安鄉一直扮演東部地區重要的稻米、蔬菜生產基地角色。由於吉安地區的水稻產品品質優良，日治時期名聲漸次遠播，更讓當時臺灣西部之市場爭相需求，是以在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特令此地之稻米，提供菸酒類專賣之用，作為清酒之原料。¹¹日治時期以後所開築水圳，對於吉安地區的農業進展具有絕對的影響。尤其是水稻的種植，需要充分的引水灌溉才能植栽良田，水源的充沛否成為稻作生產的決定因素。吉安圳的前身吉野圳的開發成就

¹⁰ 吳親恩、張振岳，《人文花蓮》洄瀾文教基金會，1995，p172。劉還月，〈移墾史（下）〉《臺灣客家族群史》，p323、328。

¹¹ 吉野村居民會編，《吉野村概況》，昭和 11 年 1 月，p13。

給日本移民事業上的有力支撐。在光復後，長期以來也是臺灣東部農業的發展重要生產基地，不但能夠自給自足，也栽種經濟獲利高的農作物，提升農家收益。目前在花蓮縣農業改良場的刻意栽培下，近幾年又開始推出日治時期進貢皇室“吉野一號”稻米的種植，且其試種成功後直接推廣到農家技術轉移種植。其實驗場所就在日治時期位在吉野村原址的農業試驗所上重新種植。目前已經完成推廣的地方農家較具規模的農戶在現今稻香村內，具說就是因為種植稻米的品質優良，才稱此地為稻香村。吉野一號米品種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沒人種植，主要是臺灣多年來研究栽培出相當多品種的稻米，品質逐漸提升超越過去的稻米品種。所以，以往舊品種即少有人問津，現在重新以此米種經過品質改良試驗種植推出，具有在地鄉土歷史知名的稻米文化意義。

四、吉安水圳與聚落的永續發展關係

從吉安圳的使用歷程可以了解，最早主要是作為農業灌溉水源的輸水設施，現今的吉安圳已經不只是水圳輸水灌溉而已。在吉安鄉居民的心目中，吉安圳是在此落腳永久居住的賴以維生墾殖的重要水源，也是養育後代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泉。百年來一直由此水圳的供輸潔淨的水，灌溉良田、居家取用，豐富了整個吉安鄉大地，也陸續在不同時間階段移入各地的新住民，在此族群合作耕田農墾闢築地利。水圳的沿線設施也因居民的日常生活使用，休戚與共的關係，承載了許多常民生活的點點滴滴，在灌溉的基礎功能之外，被賦予各種使用功能塑造出的常民文化的特色與地方發展最重要的財產價值。本研究調查的過程，從水圳的歷史文獻與現況的踏勘，輔以地方農會、水利會，以及長者耆老的訪談等，發現在現今臺灣經濟發展牽引下，傳統吉安地區的農業經濟已經不是過去以稻米、菸葉、甘蔗等作物為生產大宗，在水圳的影響吉安地區再發展的機會，不在於農業是否仍要持續發展，而在於其百餘年來前輩在此地區開發歷史所形塑的地方獨特性與田園風貌魅力。並藉此吸引目前流行深度健康之旅的外來遊客，至此地體驗享受吉安的人文歷史與自然生態的美景特色，並藉深度觀光田園文化旅遊發展的實質與非實質收益，使當地的生活品質與常民文化的永續性得以傳承延續，並使地方社區感與地方意識更加凝聚。所以，應該在這些先民墾拓至今的點點滴滴歷史的積累，在現有完備良好的田園與社區環境基礎下，以尊重自己的在地文化與常民生活的緊密連結的共識，認真思考未來的發展走向，對於水圳與農業發展連結的地方文化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所以，最早在日治時期所闢築的吉野圳到今天改名的吉安圳，其開發的歷程就是花蓮吉安地區的族群發展歷史，而且在日治時期是臺灣實施移民政策推展的最具體成效的實例。此水圳已經不單純的灌溉功能而已，已經是臺灣重要的農業灌溉設施文化景觀的重要代表。此水圳的實質定位應該提升到國家文化資產的重要地位，給於文化景觀的身分予以永續保存再利用。現有吉安圳沿線分佈的能

夠見證水圳歷史發展進程，與吉安聚落產業、常民生活和文化發展歷史直接相關的各類構造或地景文物，以及某些在地理關係上見證吉安圳沿線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活動、重要社會文化、信仰習俗發展的歷史存在物，如吉安圳建成後的某些水圳設施、早期農業設施、取水道構工，圳道紀念石刻與碑碣及相關建築等。這些蘊含吉安地區產業與常民生活歷史的水圳構造，已經是地方文化的具體象徵實體，這些水圳的相關設施應有相當清楚的管理與維護，並在歷年的設施因為實用上的替換需求時，應該記載其發展的過程紀錄，傳承其水圳文化景觀的歷史記憶。在文化景觀的價值認定基礎下，水圳的未來發展仍須以整體吉安地區在區域經濟發展上的生產腳色來思考，以納入適應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體系裡，維持水圳在實質功能上的貢獻位置，才有其永續使用的存在價值。其未來的發展也應朝向自然的環境觀，結合生態環境與產業生產時令，做有效的輸水功能運用與長期的構造維護。

吉安圳沿線原野生態環境包括圳道兩側郊野中的農田、林地、濕地、水塘、河流等自然景觀及與原生的鄉村建築景觀，鄰近聚落住民的景觀環境則有聚落居民生活上對水圳用水的取用與生活環境上的對應關係。是以，永續發展的未來走向應朝向水圳的自然生態與歷史保存共存、集合社區的生態景觀發展、聚落生態環境的保護三個主軸來努力，才是對整個吉安水圳與農業歷史文化的保存，以及良好的生活環境的永續發展持續地延續。而水圳與聚落的風貌景觀維護，則可以結合了歷史、文化、產業意義之設施及地區空間特色景點的塑造，建立吉安圳景觀風貌導覽解說系統、水圳河岸自行車道的串聯、設置吉安圳沿岸水岸步道休憩帶狀空間，以及結合自然與文化景觀的觀光休閒等實質環境的建構，塑造田園風光休閒的居家生活與觀光產業的連結。

五、結論

本文分別討論了吉安水圳開發前的聚落型態、水圳的開闢歷程、水圳開發對聚落的發展影響、水圳與聚落的永續發展關係、水圳形塑的聚落常民文化等幾項主題，提出聚落社群發展狀況、實質環境、產業型態、水文情況、開發歷程、水圳生態環境保護、風貌景觀維護與未來性發展等課題。主軸上從歷時性的研究角度來解析水圳與吉安聚落的發展脈絡，呈現研究成果體現了吉安水圳形塑的聚落常民文化。但也發現到對於水圳歷年的供水量與曾經發生的洪水災害，對吉安聚落實質環境與產業發展間的關係，是可以再延續討論的議題，且在歷年的統計數據資料裡，也可以發展為後續研究的有力支撐，建議可以有後續的研究者能夠延伸此研究議題探討更多的地方水圳文化發展史。